

● 外国文学资料丛书 ●



萨宁

〔俄〕阿尔志跋绥夫著

73587
● 外国文学资料丛书 ●

萨 宁

〔俄〕阿尔志跋绥夫著

王之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М. АРЦЫБАШЕВ

САНИН

据М. АРЦЫБАШЕВ: САНИН (МОСКОВ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BERLIN 1921)译出。

责任编辑: 陈斯庸

装帧设计: 张守义

萨 宁

Sàní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3}{4}$ 插页 2

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900

ISBN 7-5016-0012-0/I·13 定价 2.75 元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旧约·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九节



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受最先接触到的人和自然的熏陶而形成性格的时期；弗拉基米尔·萨宁却离开家人，在外面度过了这段时光。任何人没有照料过他，哪一只手也没有管教过他，这人的心灵便自由而独特地成长起来，象野地里一棵树似的。

他多年没有回家了，刚一回来，母亲和利达妹妹几乎都认不得他了；他的面貌、声音、姿态变化不大，可是在他身上却显出一种精神上已趋成熟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脸上也焕发出一种新的神采。

他傍晚坐车到家，走进屋来竟那么平静，仿佛五分钟前刚从那个房间出去似的。他身材高大，头发是浅色的，肩宽

背阔，脸上表情平静，只是两边嘴角微带嘲笑意味，从他身上看不出有一丝倦意或激动，以致母亲和利达迎接他归来的那股吵吵嚷嚷的兴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

他吃饭和喝茶的时候，妹妹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喜爱哥哥，只有那些狂热的年轻姑娘对离家的兄弟才会这样喜爱。利达总是把哥哥想象成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是这所谓与众不同，却是她仿照书本上的描写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想把他的生活看作一个不为人理解的伟大人物的悲壮的斗争、磨难与孤寂。

“你干什么这样望着我？”萨宁微笑着问她。

这种殷勤的微笑，配上出神的平静的目光，就是他脸上常见的表情了。

这种微笑本来是既漂亮又招人喜欢的，而奇怪的是利达反而马上就不高兴了。她觉得这种微笑是自满的表现，一点也没有受苦受难与经历斗争的痕迹。利达一言不发，沉思默想着，转移视线，心不在焉地翻起一本书来。

午饭吃完了，母亲亲切而温柔地摸了摸萨宁的头，并且说：

“现在讲一讲你在那边怎样生活？做过什么事吧？”

“做过什么事情？”萨宁微笑着反问，“讲就讲……无非是喝呀，吃呀，睡呀，有时工作，有时什么都不干……”

起初以为他不想讲自己的事，可是母亲详细问起时，他却很有兴致地讲了起来。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无论人家对他的讲述抱什么态度，他都无所谓。他温和而殷勤，

可是他的态度却缺乏亲人之间那种非同一般的骨肉之情，好象这种温和与殷勤只不过是出自他内心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罢了，犹如蜡烛发光，对一切都给予同样的光亮。

他们走到通往花园的凉台上，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利达坐在低处，独自默默地倾听哥哥讲话。一股几乎觉察不出的凉意钻进了她的心里。她以一种年轻女性特有的敏感本能感到哥哥完全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她就象见到陌生人那样腼腆害羞了。

黄昏已到，轻柔的夜幕降落在周围。萨宁吸着烟卷，轻淡的烟味同花园里夏天的馨香气息融合在一起了。

萨宁讲到生活怎么使他颠沛流离，他怎么不得不多次忍饥受饿，到处流浪，他怎么冒险参加了政治斗争，而当这个事业使他厌烦时，他又怎么抛弃了它。

利达心领神会地倾听着，一动不动地坐着，她既漂亮，又有点令人感到奇怪，正象所有漂亮姑娘在春天黄昏时那样。

越来越清楚，她所想象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其实既简单又平凡。而那种生活中所包含的某种特别的东西，利达却觉察不出来。利达觉得，那种生活很简单，很无聊，甚至还很庸俗。他不得不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不得不做一点什么事情，有时工作，有时显然是毫无目的地闲逛，贪杯好酒，同许多女人发生关系。由于这样的生活而遭到可悲的厄运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利达那颗爱幻想的女性的心却曾向往过这种命运。在他的生活中缺乏总的观念，他对谁都

不恨，也不替谁难过。

有些话他信口说出，利达听了却不知怎么竟认为那些话真是不体面。比如说，萨宁匆匆提到有一段时间他手头很拮据，衣裳穿破了，他不得不亲自动手补裤子。

“你真的会补吗？”利达不由得带着一种受委屈的困惑神情说，她认为这是不体面的，不是男人该干的活儿。

“从前我也不会，只是不得不干，也就学会了。”萨宁猜到利达在想什么，便微笑着回答。

姑娘轻轻地耸了耸肩膀，便不讲话了，并且一动不动地望着花园。她觉得就象自己早晨醒来，幻想着阳光灿烂，却看到天空又灰又冷似的。

母亲也感到有点难过。对于儿子在社会上没占有他理应得到的那种显贵地位，她感到非常痛心。她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现在可该安顿得体面点了。开头她讲得慎重，怕得罪儿子，可是看到他不注意听，立刻就生气了，便带着老太婆那种隐忍的怨恨，固执地坚持起自己的主张来，仿佛儿子故意惹她发火似的。萨宁既不吃惊，也不发怒；他甚至就象没听清她的话似的。他用亲切的无所谓的目光看着她，默不作声。只是当母亲问起：

“你以后打算怎么样生活呢？”

他才微笑着回答：

“随便怎样吧！”

可是从他那平静而坚定的声调中，从他那双一眨不眨的明亮的眼睛上，就能感觉出，这答话对她固然毫无意义，

对他却有无所不包的明确而深刻的含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叹了口气，停了一会儿，又伤心地说：

“唉，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你们到花园去散步吧，现在那里可好啦。”

“咱们去吧，利达，真的。……给我指点一下吧，”萨宁对妹妹说，“我已经忘记花园是什么样子了。”

利达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也叹了口气，便站起身来。

他们并肩走上了那条通向潮湿的已然昏暗的绿荫深处的小径。

萨宁家的住宅坐落在城里一条最大的街上，不过这座城市很小，因此花园一直通到了河边，过河便是一片田野。这所住房是老式的地主宅院，有些沉郁的剥蚀的圆柱与宽阔的凉台，可是花园却很大，草木丛生，颜色发暗，好象一片贴近地面的墨绿色云彩。一到晚上，园子里就变得非常可怕，那时就好象有个行将就木的忧郁的老年幽灵在密林中与老房子那些尘封的阁楼上游荡。

这所住房最上层的几间又宽又暗的大厅和客厅都空闲着，整个花园里唯一的一条不宽的林荫道已打扫过，仅仅留下一些枯干的树枝与被踩死的青蛙，如今全部质朴而宁静的生活都移到一个角落里去了。在紧靠这所房子的地方，铺着黄灿灿的沙子；花坛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枝繁叶茂，五彩缤纷。那里还放着一张木桌，夏季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便坐在桌旁喝茶吃饭，这时这整个小小的角落便会由于

这种简朴宁静的生活而变得生趣盎然，这同这块必遭自然毁坏因而注定要消失的宽阔荒芜地方的忧郁之美是很不协调的。

当这所房子隐没在绿荫中的时候，利达和萨宁的四周便有一些凝然不语的好象有生命似的沉思的老树突现出来，这时萨宁突然搂住利达的腰肢，并且用一种不知是亲热还是凶狠的古怪声音说：

“你长成个美人儿啦！……你头一次爱上的那个男子将会是幸福的……”

一股热流从他那肌肉发达、铁一般坚强有力的手臂传遍了利达柔软而娇弱的身子。她仿佛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在向她逼近，感到有些难为情，身子哆嗦了一下，急忙躲开了。

他们已经走到了河边，这里弥漫着潮气与水气，尖头的苔草沉思地点着头，对岸是一片逐渐远去的变暗的田野、蔚蓝而温暖的天空与最初出现的星星的白光。

萨宁离开了利达，不知为什么用两手抓住一条粗树枝，咔嚓一声把它掰成两段，扔进水里去了。一圈圈平稳的水波起伏着，向四方扩散开，岸边的苔草就急忙弯身点头，仿佛在向萨宁致意，象欢迎自家人那样。

二

六点钟左右，阳光灿烂，花园里却已经又有了浅绿色的阴影。空气中充满光亮、寂静与温暖。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在熬果酱，绿油油的椴树下散发出一股股沸沸扬扬的砂糖与马林果又香又浓的味道。

萨宁从大清早起就在花坛旁忙着，设法把那些被炎热与灰尘压倒的花枝扶起来。

“你最好先拔掉杂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透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的炉烟望着他，劝他说：“你吩咐格鲁尼卡一声，她就会给你办好了……”

萨宁抬起了满是汗水的愉快的面孔。

“干什么呀，”他甩开那贴在额头的头发说，“让它随便生长去吧，任何绿色的东西我都喜爱。”

“你真是个怪人！”母亲慈祥地耸了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可是不知怎么她对他讲的那句话却很高兴。

“你们自己才是怪人呢！”萨宁用充满自信的声调回答，然后走进屋里去洗了手，回来便舒展而平静地坐在桌旁一张藤圈椅上了。

他感觉良好，轻松而又快活。绿荫，太阳，蓝天闪着明朗的亮光，涌入了他的心头，使他整个心中都充满幸福之感，他的心也向它们袒露开来了。那些大城市，连同城市里急

促的喧嚣与忙乱紧张的生活，都使他反感透了。现在周围是一片阳光与自由，而前途并未使他感到忧虑，因为他准备从生活中获得它所能提供给他的一切。

萨宁眯缝起眼来，又伸了个懒腰，非常快活地把自己强健有力的肌肉伸直又绷紧起来。

一股平和而轻微的凉风吹来，于是好象整座花园都在作短促的深呼吸似的。一群麻雀在吱喳乱叫，时近时远，狡狴而匆忙地交谈它们那种渺小的、非常重要的却又不为人所理解的生活，而杂色的猎狐狗米尔伸出红舌头，竖起一只耳朵，蹲在新鲜的绿草丛中宽厚地倾听着鸟雀的啼鸣。树叶在头顶上低声簌簌作响，叶子的圆影在平坦的黄沙路面上无声地颤动着。

儿子的平静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大动肝火。她喜爱自己所有的孩子，同样也很喜爱他，但是正因为喜爱，她才心情激动，想要惹恼他，刺伤他的自尊心，侮辱他，——只要她的话与她对生活的见解受到重视就行了。她在自己漫长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象那埋在沙土中的蚂蚁一般，不停地营造家庭幸福的脆弱易碎的大厦。这是一长溜好似兵营或医院那样沉闷而单调的建筑物，由一些最小的砖头砌成，她象个平庸的建筑师，把这些砖头看成是生活的装饰物，其实它们有时给她增添麻烦，有时惹她发火，有时使她害怕，而且经常使她忧愁。可是她仍然以为不能不这样生活。

“哎，好吧……以后还会这样么？”她瘪着嘴唇问，一边假装专注地望着果酱盒。

“以后怎么样呢？”萨宁反问，打了个喷嚏。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觉得他故意打喷嚏来欺负她，虽说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她却见怪了，生气了。

“你们这里真好！”萨宁富于幻想地说。

“还不坏……”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气还没消，便矜持地回答。可是对于儿子赞美住宅与花园，她却很高兴，因为象对可爱的亲人一样，她和这些东西都处惯了。

萨宁看了看她，便思虑着说：

“如果您不拿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打搅我的话，那就更好了。”

讲这话所用的温和声调与这句得罪人的话相互矛盾，弄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知道她是该生气，还是该笑。

“我该怎么看待你呢，”她惋惜地说，“你在小时候就那么不正常，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怎样？”萨宁高兴地问，仿佛指望听到什么非常愉快、非常有趣的话似的。

“可是现在完全好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尖刻地回答，又挥了挥勺子。

“哎，那就更好啦！”萨宁冷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瞧，诺维科夫来啦。”

一个高大身材、浅黄头发的漂亮男人从宅子里走出来。他那件红绸衬衫紧紧地贴在略显肥胖却很魁梧的好看的身躯上，在阳光下耀眼地闪耀着红色的光点，他的蓝眼睛亲切而懒洋洋地张望着。

“你们总是吵嘴!”他从远处就用这种懒洋洋的亲切语调拖长声说,“真的,吵些什么呀,真是!……”

“瞧,妈妈认为希腊式的鼻子对我更合适,可是我认为随便哪种都得谢天谢地啦!”

萨宁斜眼看了看自己的鼻子,笑了一声,便握住了诺维科夫那又厚又宽的手掌。

“哎,得了吧!”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气恼地说。

诺维科夫响亮而愉快地笑起来,于是在绿色密林中那巨大而徐缓的回音也温厚地纵声大笑了,仿佛那里有个善良而平和的人在为他的愉快心情而高兴似的。

“唔,我自己知道了……是在为你的命运操心!”

“瞧你说的!”萨宁带着滑稽的困惑神情说。

“哎,这你也活该!”

“咳!”萨宁喊叫起来,“如果你们两人异口同声都来对付我,那我就得走开啦!”

“我自己大概得马上走开啦!”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满怀一种突如其来的、主要是对她自己的不愉快的恼怒心情。她猛地把果酱从火炉上端下来,也不对谁看一眼,便走进房里去了。花狗米尔从草丛中窜出来,竖起两只耳朵,在后面不解地望着她;然后用鼻子蹭了蹭前爪,又留心地看着一眼房子,便跑到花园深处干自己的事去了。

“你有烟卷吗?”萨宁问,他对母亲离去很满意。

诺维科夫懒洋洋地向后仰着自己那高大而平稳的身躯,掏出了烟盒。

“你用不着招惹她，”他用亲热的责备口气拖长声说，“她是老妇人呀……”

“我怎么招惹她啦？”

“就是……”

“‘就是’什么？……她自己惹我啦。老兄，我从不向人家要求什么，但愿他们也让我安静吧……”

他们都不作声了。

“喂，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夫？”萨宁问，一边注意观察那些在他头顶上边明净空气中袅袅上升的雅致奇特的烟圈。

诺维科夫正在想别的事情，没有立刻回答。

“过得不好……”

“怎么不好？”

“就是这么不好，总之……无聊得很。这座小城叫人厌烦死啦，无事可做呀。”

“你还无事可做么？可是你自己却抱怨，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呀。”

“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不能永远只是看病再看病啊。还有另一种生活呀。”

“可是谁妨碍你过另一种生活呢？”

“哎，这就是个复杂的问题啦！”

“有多么复杂呢？……你还需要什么，你人年轻、漂亮、强壮。”

“这还不够！”诺维科夫带着善意的讽刺反驳说。

“怎么对你说呢，”萨宁微微一笑，“也许，这甚至太多啦……”

“可是我觉得不够！”诺维科夫笑起来；但是从他的笑声中，可以听得出萨宁说他漂亮、壮实和强健之类好话使他高兴，也可以听得出他有点发窘，象个相亲时的小姐似的。

“你缺少一点东西。”萨宁思虑着说。

“缺少什么呢？”

“缺少对生活的真正见解。……瞧，你因为自己生活单调而感到苦闷，可是如果有人号召你抛掉一切，到什么地方去的话，你就害怕啦。”

“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当流浪汉么？哼！……”

“哪怕当流浪汉也好！……你要知道，我看到你就想：时机一到，这人就能为争取有一部俄罗斯帝国宪法而终生蹲在施利色堡^①里，被剥夺各种权利，失去自由以及一切……可见宪法又同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一讲到要改变个人可厌的生活，去寻求生活的旨趣与意义，他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靠什么生活呢，我是个强壮有力的人，如果失掉自己的薪金，因而失去早上的茶点、绸衬衫与活领子，我不是会完蛋吗？……真奇怪啊！”

“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前者是理想的事业，而后者……”

“后者是什么？”

^① 施利色堡是沙俄监禁政治犯的地方。

“嗯……怎么讲好呢……”诺维科夫弹了一下手指。

“瞧你怎么讲吧！”萨宁打断他的话说，“你立刻就有遁词啦！……我决不会相信，为宪法发愁，与为自己个人生活的意义与旨趣而苦恼相比较，前者，把你折磨得更厉害，可是你……”

“唔，这倒是个问题。也许是更厉害吧！”

萨宁烦恼地摆了摆手。

“算了吧！要是割掉你一个手指，比起割掉任何一个别的俄国人的手指来，你会觉得更疼些……这是事实吧！”

“或者是犬儒主义吧！”诺维科夫本想讲句刻薄话，结果却只是显得可笑而已。

“就算这样吧。但这是实情啊。如今不只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不仅没有宪法，甚至连宪法的影子也没有，你苦恼，是因为你个人生活使你不快；完全不是因为没
有宪法！如果你不这样讲，那你就是撒谎。你可知道，我要对你讲什么话啊，”萨宁那双明亮的眼里闪耀着愉快的火花，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现在你苦恼，不是由于生活总使你
不满意，而是因为利达直到如今也没爱上你。这是实情吧？”

“哎，这你简直是在讲蠢话！”诺维科夫喊起来，脸红得象他那件红衬衫，他那双善良而平静的眼里涌出了最单纯真挚的受窘的泪水。

“除了利达，整个世界你都看不见，这该有多蠢啊！……你从头到脚显然都流露出一种愿望——就是得到她。可是你却说——这是蠢话！”

诺维科夫奇怪地抽搐一下，便在林荫路上走来走去。如果这话不是利达的哥哥讲的，他也许会感到难为情，可是这样说利达的正是萨宁，他觉得非常奇怪，甚至都没怎么听懂他的话的意思。

“你要知道，”他嘟哝说，“你要么是想象，要么是……”

“是什么？”萨宁微笑着问。

诺维科夫望着一边，默默地耸了耸肩膀。另一个结论就是断定萨宁是个诺维科夫这么了解的不道德的坏人。可是这点他不能对萨宁讲，因为从中学起，他便一直对萨宁怀有真挚的热爱。这样讲就等于说他诺维科夫喜欢一个坏人，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诺维科夫心里又混乱又不快。他对于提到利达的事感到痛苦与羞耻，但是因为他自己怀着丰富而深沉的感情对利达又爱慕又崇拜，这就不能因为萨宁提到此事而生他的气了；这件事令人难受，同时却愉快得很。仿佛有人用热乎乎的手抓住他的心轻轻地捏了一下似的。

萨宁不再说话，只是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殷勤而亲切的。

“喂，想出一个词儿来吧，我等着哪，”他说，“我并不着急。”

诺维科夫仍在小径上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从心眼里感到痛苦。米尔跑过来，耽心地望了望周围，便蹭起萨宁的膝盖来。这条狗大概对什么事情感到很快活，便想让大家都知道它的高兴事儿。